

景德傳燈錄

六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五世二十六人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一十八人見錄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洞山第二世道全禪師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

京兆覲子和尚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

台州幽接道幽禪師

洞山第三世師虔禪師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吉州禾山和尚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潭州寶蓋山和尚

益州北院通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撫州踐山光仁禪師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明州天童山義禪師
國金藏和尚益州白禪師
舒州白水山和尚邵州西湖和尚
通玄和尚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青陽

第六世四十三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法嗣九人

六人見錄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

福州羅源聖壽嚴禪師

洪州大寧海一禪師

信州鵝湖山韶和尚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

濠州思明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襄州鷺嶺善果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七人見錄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龍興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

陝府龍峻山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尚

大光

淨覺

禪師

潭州

蘿霞

和尚

尚

郢州

永壽

和

尚

六人

無機

緣

語

句

不錄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一十人見錄

新羅清院和尚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

吉州南源山行修禪師

洪州泐潭明禪師

吉州秋山和尚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

洪州泐潭悟禪師

吉州禾山無躬禪師

洪州泐潭牟和尚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雲蓋山志罕禪師

新羅卧龍和尚

彭州天台和尚

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新羅瑞巖和尚

新羅泊嚴和尚

新羅大嶺和尚

潭州中雲蓋山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雲蓋山景和尚

河中府接巖存壽禪師法嗣

一人道德禪師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清原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王田人也姓王氏童丱依師稟教二十五受具於范陽延壽寺本師令習聲聞篇聚乃歎曰大

丈夫豈可桎梏於律儀邪乃去詣翠微山問道經三載有雲
遊僧自豫章來咸稱洞山价禪師法席師遂造焉洞山問曰
闍梨名什麼曰道膺洞山云向上更道師云向上道即不名
道膺洞山曰與吾在雲巖時祇對無異也後師問如何是祖
師意洞山曰闍梨他後有一把茅蓋頭忽有人問闍梨如何
祇對曰道膺罪過 洞山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
國作王虛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況乎國王洞山然之
一日洞山問什麼處去來師曰蹋山來洞山曰阿那个山堪
住曰阿那个山不堪住洞山曰恁麼即國內總被闍梨占却
也曰不然洞山曰恁麼即子得个入路曰無路洞山曰若無
路爭得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生去也洞山曰
此子已後千人万人把不住 師隨洞山渡水洞山問水深
淺曰不濕洞山曰鹿鹿人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 洞山謂師

曰昔南泉問講弥勒下生經僧曰弥勒什麼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泉曰天上無弥勒地下無弥勒師隨舉而問曰只如天上無弥勒地下無弥勒未審誰與安字洞山直得禪牀震動乃曰膺闍梨 師合醬次洞山問作什麼師曰合醬洞山曰用多少鹽曰旋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洞山問大闡提人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孝養何在師曰始得孝養自爾洞山許之爲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開雲居山四衆臻萃一日上堂因舉古人云地獄未是苦向此衣服下不明大事失却最苦師乃謂衆曰汝等旣在遮个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力便是上坐不屈平生行腳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住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水底行方有些子氣力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 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

問佛與祖有何階級 師曰俱是階級 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古路不逢人 可觀上坐問的罷標指請師速接 師曰即
今作麼生觀曰道即不無莫領話好 師曰何必閻梨 問如
何是口訣 師曰近前來向汝道 僧近前曰請師道 師曰也知
也知 師擲癢和問衆還會麼衆曰不會 師曰趁雀兒也不會
問如何得不惱亂和尚 師曰與我喚覩德來僧遂去喚來 師
曰與我閉却門 問馬祖出八十八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
多少人 師展手示之 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 覩師曰天下
太平 問遊子歸家時如何 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 師
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師謂衆曰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
蹤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挂角時
如何 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 僧曰不會 師曰不見道無

蹤迹

有僧舉似趙州

趙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乃

羊挂角時如何

趙州云六六三十六

在僧乃

衆僧夜

參侍者持燈來見影在壁上有僧便問兩個相似時如何曰
一個是影 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只遮是新羅僧
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爲什麼却迴去師曰只爲不將來所以
却迴去師謂衆曰學佛法底人如斬釘截鐵始得時一僧出
曰便請和尚釘鐵師曰口裏底是什麼 僧問承教有言是
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此意如何師曰動即
應墮惡道靜即爲人輕賤崇壽稠答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

僧問香積之飯什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
挑出 有一僧在房內念經師隔寥問閻梨念者是什麼經
對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
入 問孤迥且巍巍時如何師曰孤迥且巍巍僧曰不會師
曰面前按山子也不會 新羅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道師
曰有什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 問明眼人

爲什麼黑如漆師曰何怪

荆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

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才生爲什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會滅曰未生時在什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什麼人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師謂衆曰汝等師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凡問事須識好惡尊卑良賤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不相似八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一言參差千里万里難爲收攝直至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夾鉤鎖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新可不是精得妙底事道汝知有底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爲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

臘月扇口邊直得醭出不是汝強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
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學佛邊事是錯用心
假饒解千經万論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況乎
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
孔多少差訛設使攢花簇錦事事及得及盡一切事亦只喚
作了事人無過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邊著得什麼物
不見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師如是三十年開發
玄捷徒衆常及千五百之數南昌鍾氏尤所欽風唐天復元
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叙出世
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跏趺長往今本山影
堂存焉勑謚弘覺大師塔曰圓寂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姓黃氏少慕儒學年十
九出家入福州福唐縣靈石山二十五登戒唐咸通初禪宗

興盛會洞山价禪師坐道場往來請益洞山問閻梨名什麼
對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不名
本寂洞山深器之師自此入室密印所解盤桓數載乃辭洞
山洞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豈有去
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隨緣放曠初受請止于撫州曹
山後居荷玉山二處法席學者雲集問不與方法爲侶者
是什麼人師曰汝道洪州裏許多人什麼處去也問眉與
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什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
處曰恁麼即不分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
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什麼却疑師
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於相何眞師曰即相即眞曰當
何顯示師提起托子問幻本何眞師曰幻本元眞法眼別云
不真曰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
幻本

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 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得 僧清銳問某甲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閣梨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州自家酒三盞猶道未霑脣玄覽云什麼處是與他酒與處 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

鏡清問清虛之理畢晉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个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功夫人問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塵蒙還有也無師曰過手來乃點指曰一二三四五足 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 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 問承教有言大海不

宿死屍如何是海師曰包含万有曰爲什麼不宿死屍師曰
絕氣者不著曰既是包含万有爲什麼絕氣者不著師曰万
有非其功絕氣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
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對衆問難師曰
不呈句曰問難个什麼師曰刀斧所不入曰能恁麼問難還
更有不肯者也無師曰有曰是什麼人師曰曹山問無言
如何顯師曰莫向遮裏顯曰向什麼處顯師曰昨夜三更床
頭失却三文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
曰日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糧師問僧作什麼曰
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鞞
鞋來師問彊德上坐曰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什麼經
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大
寂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

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不得霑著一滴
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遮个莫便是否師曰斬
問親近什麼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
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
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
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
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
總殺曰忽逢本父母作麼生師曰揀什麼曰爭奈自己何師
曰誰奈我何曰爲什麼不殺師曰勿下手處問一牛飲水
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又別云曹山老滿
問常在生死海中沈沒者是什麼人師曰第二月日還求出
離也無師曰也求出離只是無路曰出離什麼人接得伊師
曰擔鐵枷者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僧曰七十二藥山曰
是年七十二麼曰是藥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

後箭射人深僧曰如何免得棒師曰正勑既行諸侯避道

禪東

齊云曹山是明藥山意自出手爲復別有道理還斷得麼只如遮僧舉問曹山伊還有會處麼忽爾問上坐年多少別作

底生對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

師曰衆獸近不得爲什麼被見吞師曰子若哮吼祖父母俱盡曰衆獸近不得爲什麼被見吞師曰子若哮吼祖父母俱盡曰只如祖父母還盡也無師曰亦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前來爲什麼道祖父亦盡師曰不見道王子能成一國事枯木上更采些子華問才有是非紛然失心如何師曰斬斬僧舉有人問香嚴如何是道答曰枯木裏龍吟學云不會曰觸體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云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觸體裏眼睛石霜云猶帶識在師因而頌曰枯木龍吟真見道觸體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不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其僧却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